

《草堂集》。尊敬的劉理事長，周老師，諸位法師，諸位同學，大家晚上好，阿彌陀佛！請放掌。我們上一節課學習到：

【十九。驅厲鬼。毀淫祠。正狄梁公范文正公輩事。德苟不足以勝之。鮮不致敗。】

這個公案主要是講得罪了樹神，把他官署的老桑樹給它挖掉了，得到了懲罰，他的女兒變成痴痴呆呆的，他自己沒有多久也就過世了。也跟大家講到，我們台北縣的中和市長，也是去台東挖一棵老茄冬樹，移植到中和來，也斷了樹根，那個新聞報導也有報導出來。古代、現代都有。佛經上講，規定出家人要蓋茅蓬，以前蓋茅蓬都要去砍樹木，在《戒經》上規定，就是你要砍一個人高以上的樹木，一個人高就有樹神了，必須三天前就要去跟樹神講，請他搬家，先給他念咒、給他迴向，三天後才可以去砍那個樹。如果你沒有事先去通知，去念咒給樹神迴向，你就把它砍來搭茅蓬，就犯了戒，就犯戒。佛在《戒經》規定是三天，三天前你要先去通知。好像你要叫人家搬家，也要給人家一個時間，請他搬家；如果都沒有通知就把它拆了，真的就得罪了，他就會報復。

這個事情早在幾年前，在澳洲圖文巴學院好像有移一棵樹，這個樹也是三天前去給它誦經、念佛，給它迴向。後來好像樹神託夢，那個樹神是西洋的樹神，洋樹神，不是中國的，他好像給悟謙師託夢說三天不夠，他們要一個星期。後來這個事情就報給老和尚，老和尚想想，對，西洋人工作，沒有中國人那麼快，他都慢慢來的。所以中國的樹神三天，西洋的樹神要一個星期，因為他動作比較

慢。所以三天他來不及搬家，託夢說一個星期。真有其事，大家可以去澳洲問謙師。中國有鬼神，西洋一樣有鬼神，我們到外國去都碰到過，都有聽到過這些事情。接下來我們再看下面這段：

【二十。卜地見書。卜日見禮。苟無吉凶。聖人何卜。但恐非今術士所知耳。】

『卜地』就是看地理風水，『卜日』就是幫人家擇日，譬如說婚喪喜慶的日期，總是要去找那些有幫人家擇日的。一般都是跟看相算命合併在一起的，會去請他看個日子，看個黃道吉日。卜地看地理風水，卜日擇黃道吉日，這個都是有經典根據的，就是十三經裡面的《書經》，「卜地見書」在《書經》裡面。『禮』就《禮記》、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，在「禮」這個有擇日。擇日現在我們傳統民曆，我們現在都講農民曆，李炳南老居士在《論語講記》給我們講，他說講農民曆，現在大家都習慣講農民曆，這個曆就是曆法。現在我們世界上比較通用的，就是採取西元的，今年是二〇一八年七月，今天是二十五日，在我們中國傳統的民曆，今天是六月十三。曆法在社會上士農工商都用，所以不是只有農民在用，農民曆好像只有農民用，士工商都沒用嗎？一樣有用。

所以這個應該稱夏曆，夏商周都有曆法，夏朝的曆法，商朝有曆法，周朝有曆法，夏商周三朝都有曆法，好像夏朝我記得是建寅。在春秋時代，孔子的弟子問孔子，夏商周都有曆法，我們採用哪一朝代的，用夏朝的，還是商朝的，還是周朝的？春秋時代弟子就問，孔子說他採用夏曆。所以一直沿用到現在，我們台灣跟香港印的農民曆，大陸現在應該也有印，但是大陸都印橫的，台灣跟香港都是印傳統的，印直的、豎的。夏朝就是建寅，每一年它是正月開始的；商朝是十二月開始的，就一年第一個月從十二月開始算起；周朝就十一月開始，十一月。我們現在說農曆，就講農曆大家比較

有印象，實在講就是夏曆。夏曆這個都有道理，夏朝用在正月就是春天，春的感覺比較明顯。周朝是十一月，商朝十二月，其實十一月也就開始在交春了，雖然還沒有很明顯，還是冬天，但是它已經在交替了。所以夏商周每一年第一個月選的日期不一樣，十一月、十二月、正月，正月是比較明顯感受到春天，但是他們選的也有道理。所以我們現在用的叫夏曆，應該叫夏曆，夏朝的曆法。所以我們現在看日期，我們現在印的農民曆，那天大家有到拱北殿去，拱北殿每一年都會印農民曆，都會贈送的。今年二〇一八，今年是戊戌年，狗年，戊戌年。今年這個農民曆也都有印出來送。

農民曆每天都有今天適合做什麼、做什麼，今天這個日子比較不好，很多好事今天就不適合了，婚喪喜慶、搬家、開幕種種的就不適合，這個看日子。另外還有探病的凶日，兩個月當中好像有幾天，我記得好像六天還幾天，有探病的凶日。這些也要了解，因為有些人看到今天不可以去探病，那個也要說明，以前我年輕的時候聽到一個道士講要說明。就是那個探病的凶日，你就不適合去看病人，譬如說親戚朋友有病，你要去探望，那天就不要去。不能探病，這個親戚朋友很久沒有見面，現在聽說他病了，病得很厲害，要去看他。不能探病那天你就避開，不要那天去看，看了自己也會生病，所以就不要去看。如果你已經去看過，他生病你已經去看過一次，那就沒關係。或者知道他已經病了一段時間，常常看、常常碰到，那就沒關係。那是說你很久沒有看到，現在聽說他病了就去探望他，剛好碰到那一天不要探病的日子，就不要去看。如果自己家裡人沒有關係，不然看到勿探病，自己父母親病了不敢去碰，那是沒有關係的，那個要說明的。這是說親戚朋友很久沒有看到了，是指這個；如果你有看過，那也無所謂，就不要緊了。所以這個也都是要說明的，不然現在看這些，有很多我好像什麼事情都不能做，

也不是這樣。

「卜地見書，卜日見禮」。卜地就是說看地理風水。我們佛法並不主張看地理風水、擇日期，這在佛教來講不主張。但是佛經裡面也有，在佛門裡面，近代的高僧，講求地理風水就是虛雲老和尚。虛雲老和尚他蓋這個寺院，他對地理風水，他很講求的。所以他蓋了很多廟，那些廟都要合乎他的規格，他的標準。地理風水的確有，而且很多地方，特別是佛教寺廟，還有道教的廟，我們去看，的確它那個地理風水非常好。所以有些基督教的人就說，好像好的地理風水都被你們佛教佔走了。其實佛教也沒有跟人家爭，也不願意去佔，這是一種感應。的確蓋一個寺廟也要看，也不能亂蓋，亂蓋也是不好，蓋的方位不對，蓋起來也不好，不要說什麼事情，你自己看起來就怪怪的。所以也要調整，根據它的地形地貌，根據它的地理位置、地形地貌，選擇一個方向，最好、最理想的，要這樣來蓋。上個月到大連去一個寺院，那寺院我一下想不起什麼寺，現在頭腦很不好，記性很不好。那個寺院的地理風水的確很好，我說你們是怎麼選的？以前就有了。的確風景非常好。那個主持一直請我去做法會，約定我明年去，地方又大，風景也很好，很適合夏天去做法會，也有地方停車，地方很好。很多寺院我們看地理都非常好。所以我們蓋寺院有時候，也去請教請教這些地理師，請他給我們提供、給我們意見。地理師請過來看，大部分是大同小異。我們有些不是我們專業，我們就請教一下專業，聽聽他怎麼講，我們可以自己參考。

建築建在什麼地方，要用什麼格局，這個都是有學問的。特別我們看老祖宗這些古代的建築，它都很講求的，所以他建的房子地理位置，人住了很舒服。現在不要說很講求的那種建築，像蘇州那些庭園，就說我們民間，以前我小時候住我外婆家，她那個三合院

我們就覺得滿舒服的，有空間可以玩，親戚小孩又可以往來，門一關就自己各自獨立，門一打開都相通的，可以走來走去的，這樣人跟人的情感就很融洽。不像現在那個公寓房子，就一格一格像鳥籠一樣，你一進去，你沒有被關在鳥籠的感覺嗎？我是有這個感覺，不知道你們有沒有？而且現在又做鐵窗，好像在監獄一樣，門一關起來，好像被關在監牢獄。你說那個住了，人心情會好嗎？以前不懂，羨慕人家住樓房，現在住樓房好像住在牢獄一樣。住在以前鄉下那種三合院，那住得舒服。所以這些建築格局都有它的道理。我們這個月到昆明去，也去參觀大理有個張家花園，那是白族的人建造的，白族的人都信佛、信觀音。那個張家的花園庭院，你裡面一看，那裡面那些字統統是傳統文化。網路上你可以點來看，你沒有時間去那邊，網路你點大理張家花園，它就會給你介紹。你就可以感覺，古人有錢他也懂得享受。現在的人有錢他不會享受，實在講找罪受，不是享受，有錢是找罪受。所以你說要享受享受，你也得要學，要有學問，你才懂得什麼叫享受，要怎麼享受。現代人不學，有錢亂用亂花，實在講拿錢去找罪受，不是享受。所以什麼事情都要學習的。

所以這個卜地見書，地理風水，我們也可以了解、了解。實在講，佛法它是很活潑的，佛說不要去執著看地理風水、看日期。但是，並不是說否定這些，也並沒有否定。為什麼說你就不用特別去看地理風水，去看什麼日子好不好，因為佛法講的就是「境隨心轉」。有一句俗話講，「福地福人居，福人居福地」。地理風水好的地方也要有那個福報的人，他才住得安穩；如果你沒有那個福報，你住在很好的地方，你也受不了。所以地理風水它還是要配合人的八字的，跟他的福報相等的，你去住了，你是什麼福報住什麼樣的地方，這樣就適合他，他住了才安穩。他是沒有福報的人，你給他

住很有福報的地方，他住得就不安穩。另外就是心地，佛法講心地，就是如果你心不好，你去找了很好的地理，好地理你去住那邊，你會去破壞那個地方，那個地方就變成不好；心很好的，不好的地理他去了它也會變成好的，奇怪，地理它也會變化的。所以地理好不好，它也不是固定的，它還是會變的。跟我們人心一樣，我們人心會變來變去，地理風水也是會變來變去的。根據大乘經典的理論，境隨心轉，境就是我們居住的環境，環境好不好都隨我們的心地在轉，心地好，到一個不好的地方，也可以把那個地方的磁場改變，也給它變成好的，可以給它改造成好的。心地不好的人，到一個好的地理環境，他去也會給它改造，給它改造得變成很不好，所以這就是境隨心轉。我們懂得這個道理，學佛的人懂得這個原理，好不好我們都可以去改變它的。我們懂得這個道理，就可以去改變它。

最好改變的方法，實在講就是念佛，這個地方你多念佛，這個地方它的地理風水它就變了。所以我們雙溪做第四個百七三時繫念，原來我們上去野草叢生，後來經過整理，整理出來之後，現在做了四個百七，現在那個地都變成金剛地。那個地都變金剛地，你相信嗎？天天有人在那邊誦經念佛，那不變成金剛地也不行，肯定要變成金剛地。因為你天天有誦經念佛，都佛力加持，堅牢地神，那些地神都會來護持。所以你要把那個地方改變好，念佛最好，你要長期給它念，拼命的念，那個地就改好了。所以雙溪，我們實在講也沒有大廟，大家上去就是看到兩幢農舍，然後前面後面都是樹，就是看山看樹。但很多人去了他很喜歡再去，為什麼？已經念了很久，那邊都有佛力加持，所以你去感受那個磁場不錯，雖然什麼都沒有，沒有富麗堂皇的大廟，但是你會感覺氣氛不錯，所以有很多同修喜歡去。我也是很不好意思，很多人說他也要去雙溪。我就覺

得很不好意思，我們那邊那麼簡陋，人家那個大廟多好，我們那麼簡陋。但是大家都喜歡去，去感受那個磁場。

所以佛他並不強調說你要看什麼地，如果你這個心地不改，你看了什麼好地理，那個好的地方都會被你破壞變成不好。所以找這個地理就不是主要的，以佛法來講，修自己的心地，這比較重要。而且有沒有好的地理風水？有。有好的地理風水，還是要心地好、有福報的人，他去住在那個地方才有用；或者他祖先的骨灰葬在那個地方，後代才會發達。如果你心地不好、沒福報，那個好的地方，葬骨灰的那個叫陰宅，人住的叫陽宅，都沒有用。主要是這個道理我們要明白，的確是這樣的。不然的話，以前我們都會懷疑，地理師、風水師他既然那麼會幫人家看，你祖先的骨灰葬在哪裡就會發達，你自己為什麼不把你家的祖宗葬在那裡？你不就發了嗎？為什麼你自己不發，要給別人發？問題那個看地理風水的他自己也知道，他沒有那個福報，他葬在那邊也沒用。這些看相算命的也知道自己是什麼命，是什麼樣的福報。這些看相算命的有學這個，但是他有一個沒學到，《了凡四訓》他沒學，學了他就自己會改造命運了。這是講看地理風水，地理風水也是根據各人福報，你是什麼樣的福報，你會得到什麼樣的地理。所以這個也不要強求，也不要一天到晚去找，還是要從自己心地去找。外面這個地理風水，當然也是需要了解，也是有需要看的。

這個擇日期，日期的確也有好日子跟不好。在佛門裡面講，如果你有修福報做好事，或者修行功夫比較高的他就不受影響。他不受這些數的拘束，大修行人他不受數的拘束，他的確時時是好時，日日是好日，大修行人超越了。但是凡夫就不行，凡夫他還是有數，《了凡四訓》講凡人都有數，有數就受到這些影響。會受到這些影響，你還是要有個選擇。所以這個禮是教人去趨吉避凶的，教你

趨向吉祥，避開凶災，禮就是講這個。因此講地理風水、擇日子這些故事就非常多，故事很多，我小時候也聽了很多很多故事，這故事也相當多。《了凡四訓》裡面講，那個老太婆做好事，仙人就給她指點，她祖先骨灰葬在那個地方，後來她子孫都很發達，都當大官。因為她做好事，所以她才能得到那個風水。所以還是要修心，多做好事，自然我們會遇到好的地理風水，也會遇到有些貴人來給我們指點，我們蓋房子的方位、方向。

這一段給我們講，『苟無吉凶，聖人何卜？』就是說如果都沒有這個事情，這些都是經典講的，聖人他何必要去卜？要去看看這個地好不好，這個日子好不好。吉凶一定有，我們一般人也是需要有個選擇。但是下面這句就重要了，『但恐非今術士所知耳』，真的會看相算命，會看地理風水、擇日期的，不是像我們現在在街上看到的算命先生，那些術士他們所知道的，這還是要有學問的。以前我年輕的時候也喜歡逛街，常常看到人家算命的，算來算去，這些術士算的就不太可靠，也不一定很準確。如果他給你算個有五、六分，那算是相當不簡單了，有的甚至都沒有。所以這些也不是那些江湖術士他們能夠知道，這個還是要有很深的學問。像了凡居士遇到孔先生，這個有學問，讀書人。

第二十段這個公案，在《閱微草堂筆記》的原文，是「錢文敏公曰」，錢文敏公是清朝一個官，是當到刑部尚書。但是我在網路上看到《坐花誌果》，《坐花誌果》這本書講因果報應的。這個書我很早以前看過，大概三十年前，華藏圖書館印過《坐花誌果》，打坐的坐，開花的花，誌就是言字旁一個志氣的志，果是結果的果，是講因果報應。這本書裡面講錢文敏公，他那時候去討伐苗族，苗族的首領已經被殺了，年輕力壯的這些也都被殺光了。後來，下面來給他匯報，還有些老人、小孩要不要留？錢文敏公說一個都不



留，連小孩全部殺光。所以那個苗族，大人小孩全被殺光。後來他們那個家，兒子、子孫一個一個死，到最後很零落。《坐花誌果》就講他的因果，殺得那個苗族絕後代，他自己也得到那個果報。這在《安士全書》也講得很多，錢文敏公在《坐花誌果》講到這個因果，他的後代都凋零了。

錢文敏公講，「天之禍福，不猶君之賞罰乎？鬼神之鑒察，不猶官吏之詳議乎？」他就講天之禍福，天道禍福，不等於君，就是君王、君主對下面的賞罰嗎？賞就是福，如果罰就是禍，好像等於君王的賞罰。天降下來的禍跟福，等於君王對下面部屬的一個賞罰。鬼神之鑒察，不猶官吏之詳議乎？鬼神鑒察人的善惡，不是等同於官吏的詳議，在議論功過嗎？「今使有一彈章曰：某立身無玷，居官有績，然門徑向凶方，營建犯凶日，罪當謫罰。所司允乎駁乎？」這個就是講一個比喻，說如果現在有一個彈章，彈劾的一篇文章，說某某人他立身無玷，就是他都沒有過失的，一點小過失都沒有，而且他做官很有績效、很有政績，居官有績，有政績，也做了很多事情。然門徑向凶方，他蓋房子那個門向的方位，是向凶的方位，營建犯凶日，就是蓋房子的日子犯了凶日，選擇那個日期是凶的日期去蓋的。門的方位是向凶的方向，選的日期是凶的日子，但是他立身無玷，做人都沒有犯過失，而且做官很有政績。如果因為他蓋的房子方位向著凶方，蓋房子的日期選凶的日期，像這樣他的罪應當責罰他嗎？意思就是說他本身也沒有犯過失，做官也做得很有政績、很有貢獻，只是他房子方向蓋錯了，向著凶方，選擇蓋房子那個日期選擇是凶日，這樣也要處罰他嗎？所司允乎駁乎？這個管天地的鬼神，到底允許去處罰他，還是不允許？駁就是不允許。大家想一想，這樣他應該受到處罰嗎？我們一定說，這個處罰他就不合理，他本身又沒有過失，做官又很有政績，應該獎賞他。只是

因為他自己蓋的房子，方向搞錯了，選擇的日子選錯了，然後這樣被處罰，得到凶災，這樣合理嗎？如果你是司掌賞罰的，你允許去處罰他嗎？大概不會，起碼也會原諒他，不應該處罰他。

下面又講，「又使有一薦牘曰」，薦牘就書信，又有一個來推薦的書信，「某立身多瑕，居官無狀」，就是另外一個人他自己本身多瑕，瑕就是瑕疵，過失很多，很多過失，而且當官無狀，也就是都沒有貢獻，當官馬馬虎虎，辦事情馬馬虎虎，紕漏很多。「然門徑得吉方，營建值吉日，功當遷擢」，擢就是提升，「所司又允乎駁乎？」這個當官的不好，不是好官，也沒有貢獻，而且做了很多事情都是不對的。但是他蓋房子，他那個門徑得的是吉的方向，選擇蓋房的日期是吉日，這樣是不是應當給他升遷，給他升官？所司又允乎駁乎？司掌管理這個天地鬼神的官吏，這樣要允許他升官嗎？他做官做得很不好，自己本身又過失很多，只是因為他蓋房子選的方位是對的、好的，選擇蓋的日期是吉日，但是他自己本身做得很不好，這樣要把他升遷嗎？下面講，「官吏所必駁」，他上面的長官，因為他做得很不好，他家縱然選的門戶是很好的，營建的日期很好的，要給他推薦讓他升遷，上面的長官知道這個事情，他也不會允許，不會給他升遷的。「而謂鬼神允之乎？」官吏都不允許他升遷，鬼神他會允許嗎？

「故陽宅之說，余終不謂然。」陽宅就是看陽上我們人住的地理風水，紀曉嵐（紀文達公）說，我始終不以為然。好像講不通，你說選了個好地方，他做得不好他就得到好處、得到吉祥。這個我們一般人來講，我們看法也會跟他一樣，我們也覺得這個不合理。他做得很不好，但是他選的地方好，他就會發達；做得很好，他選的地方不好，他就會衰敗，這個不合理。以佛法來講，當然以人為主，不是以地理風水為主，以人為主。所以紀文達公講，余終不以

為然。「此譬至明」，他說這個比喻很明顯，也很明白，大家一聽都知道怎麼樣才合理。「以詰形家，亦無可置辯。」用這個道理，詰就是責問，形家就是看地理風水的，你用這個道理去問他，他也沒有什麼話講，他也認為應該這樣不合理。

下面講，「然所見實有凶宅」，他說的確有凶宅，紀文達公講，上面他評論，這一段他說他自己看到真的有凶宅。「京師斜對給孤寺道南一宅，余行弔者五；粉坊琉璃街極北道西一宅，余行弔者七。給孤寺宅，曹宗丞」，宗丞是明清時代的巡撫，巡撫的官也很大。「曹宗丞學閩嘗居之，甫移入，一夕二僕並暴亡，懼而遷去。」曹宗丞學閩先生他去住這個房子，剛剛搬進去一個晚上，他兩個僕人突然就死掉，然後這個曹宗丞就趕快搬走了，不敢再住了。京師斜對給孤寺，這個給孤寺現在在北京市的西大街，這個給孤寺聽說老北京都知道，老的北京人都知道這個寺院。道南這個房子，紀曉嵐先生他說，他去那邊行弔就五個人，五個人死在那裡。在粉坊琉璃街極北道，琉璃街可能是琉璃坊，那裡好像賣古書的，那條街我也去過。極北道也是有個房子，紀曉嵐先生說他去行弔者七，有七個人死在那個房子。給孤寺宅，曹宗丞去住那裡兩個僕人死了，他就不敢住搬走了。搬進去就死了兩個僕人，所以懼而遷去。

「粉坊琉璃街宅，邵教授大生嘗居之」，這個姓邵他是一個教授，叫大生，他也去住過。「白晝往往見變異，毅然不畏」，白天都會看到那個房子有很奇怪的事情，連白天都會看到，毅然不畏，就是說他不怕，「竟歿其中」，邵教授就死在那裡了，死在那個地方。「此又何理歟？」這又是什麼道理？紀文達公講，上面分析那一段，的確有凶宅，這個又怎麼說？所以他就引用劉文正公講的，「卜地見書，卜日見禮，苟無吉凶，聖人何卜？但恐非今術士所知耳。斯持平之論矣。」就是持平之論，的確也有，也不完全排斥這

個，還是有吉凶。凶宅的確有，現在還是很多的，如果我們八字不是很重的人，你住到這個凶宅，真的，你受不了。你看這個都當官的，那個福報都很大的，都受不了了。你看，那個多厲害。

講到這裡，我也想到一個公案，這個公案不是古代的，是現代的。這個人都還在，我們道場的護法陳永信居士，跟我弟弟有一年到大陸去旅遊，跟圓慧法師去朝普陀山，那時候普陀山要坐船（現在有跨海大橋，以前沒有，二十幾年前沒有），他們組一個團，很多我們認識的同修就去旅遊，然後朝了普陀山，坐了船回到浙江寧波。寧波那個時候，二十幾年前有一個賓館叫華僑賓館，他們就去住那個華僑賓館，他跟我弟弟住一間房間。以前我們道場也是一個護法，女眾姓馮的，二馬馮，她也比較敏感，到那個賓館進去，她就覺得說怪怪的，好像有什麼眾生，我們佛門都是講眾生，眾生很多。陳永信他就比較鐵齒，鐵齒就是牙齒是鐵做的，他就不信神、不信鬼，他就沒那回事情，不要怕，怕什麼？但是她們幾個人就感覺怪怪的。住在房間，那個馮居士還有幾個同修，就找我弟弟過去她們房間坐一坐聊聊天，壯壯膽。他跟我弟弟住一個房間，我弟弟被她們叫過去她們的房間去坐一坐聊天，就剩下陳永信居士留在那個房間。

晚上了，他就一個人在房間，剛才進來他就說大話，然後他就看到，那個房間有陶瓷的茶杯，茶杯不是有茶杯蓋嗎？他看到杯蓋怎麼自己跑起來，這樣鏘鏘鏘、鏘鏘鏘，他看了以為自己眼睛看花了，仔細看茶杯那個蓋子又起來鏘鏘鏘、鏘鏘鏘，他被嚇得，真的見鬼了。他就一個人又不敢趕快跑，後來聽他講很好玩，他就慢慢的、慢慢的跑出去。跑出去去找我弟弟，跑到我弟弟那邊，看到很多人，他又愛面子，又裝著好像沒事一樣。後來被我弟弟他們看出來，看到他臉色都不對了，後來他自己才講出來。趕快拉我弟弟回

去跟他一起住，我弟弟回去之後那個茶杯就沒有鏘鏘鏘鏘。有機會我找他來，他講你們會覺得更好笑的，他也喜歡開玩笑。上個月他也跟我們到雲南去旅遊，去年也跟我們去旅遊。他說真的寧波華僑飯店（可能現在已經改建），以前那個老賓館的確是凶宅。這是真人真事，如果你找到他，他講給你聽會更好玩的。他這個人，他就是不太信神也不太信鬼，可能那個眾生就特別表演給他看，讓他知道，這個賓館真的怪怪的。這是現代的。這裡講的是紀文達公，清朝的。好，這一段我們學習到這裡。我們再學習下面這一段，請看二〇四頁第六行：

【二十一。世上無如人慾險。幾人到此誤平生。】

這個地方，這個人也是打錯字，原文是「世上」，大家給它改一下，下一次印再把錯字改過來。是『世上無如人慾險，幾人到此誤平生』。我是根據原文來校對的，對照的，所以這次講這個課也校對了兩個錯字。「世上無如人慾險，幾人到此誤平生」。這一段主要就是，我們這個世間上，最危險的無過於人欲，人的一個欲望、欲念，那是很容易一失足成千古恨。所以幾人到此誤平生，很多人都是這樣耽誤了一生。這個公案是「陳楓崖光祿言」，光祿也是明清時代的官職的名稱，掌管議論的，類似我們現在國策顧問這類官職。「康熙中楓涇」，楓涇是一個地名，是現在上海市金山區下面管轄的一個鎮，楓涇鎮在上海。「一太學生」，太學生就是以前在國子監讀書的學生，就叫太學生，國子監叫太學。有一個太學生，「嘗讀書別業」，別業就是現在的別墅，在郊區有一幢別墅，獨立的一個房子，在那邊讀書。

在郊區，「見草間有片石，已斷裂剝蝕」，他讀書住的這個別墅，看見旁邊長了很多草，那個草當中好像有一片石頭已經斷裂，已經被風雨剝蝕。「僅存數十字」，有很多字已經看不清楚了，能

夠看清楚的大概數十個字。「偶有一二成句」，偶然看到有一二句是可以拼起來的句子。「似是夭逝女子之碣。」好像是一個女子很年輕就死了，碣就是石頭是圓形的，圓形的石頭上面刻有文字，可能時間很久，都剝落了，似乎看到這是記錄一個很年輕就死的女子。「生故好事」，這個太學生也很好事，也好奇、也好事，就想到有這個石碑，那這個女子的墓必定在左右，必定在附近，他就去找了，他找到這個墓。「每陳茗果於石上」，他找到了這塊石頭，每就是常常，陳就是擺設，茗就是茶，還有糖果水果，擺在這個石頭上，「而祝以狎詞」。祝以狎詞就是好像禱告，跟她講些比較親愛的話，因為他知道這墓裡面，是一個很年輕就死了的女子。這個我們現在講起來也很無聊，去墳墓講這些。

「越一載餘」，他常常這樣去墳墓那個石頭上，然後給她講一些好像談情說愛的話，真的是很好事，不但好事，是很無聊的。越一載餘，我們也知道這個讀書人他是讀什麼書了，格物致知那個都沒有在學，大概去看這些愛情小說的。經過一年多，「見麗女獨步菜畦」，菜畦就是菜圃、菜園，大概周邊的一個菜園。過了一年多，他就看見一個很美麗的女子，自己一個人獨自在菜園那邊。「手執野花，顧生一笑」，手裡又拿了一朵野花，對這太學生一笑。「生趨近其側，目挑眉語」，這個書生就趕快走過去，走到她旁邊，眼睛挑起情感，講了很多話甜言蜜語的。「方相引入籬後灌莽間」，籬後就是籬笆後面，兩個人就相牽進入籬笆後面，灌莽就是草木叢生的地方，草很多那個當中。這個時候，「女凝立直視」，看到這女子就站在那個地方，眼睛直視。「若有所思」，好像自己在想什麼。「忽自批其頰曰」，自批其頰就是自己用手打自己的嘴巴。打自己的嘴巴說，「一百餘年心如古井，一旦乃為蕩子所動乎？頓足數四，奄然而滅。」看到這個女子自己打自己嘴巴，說一百多年

心如古井，都沒有動過什麼凡情，今天還被這個浪蕩子來動情，自己就頓足覺得很後悔，奄然而滅就不見了。「方知即墓中鬼也。」這書生才知道原來他真有感應，那個墓中的鬼就出現了。

後來這個公案，「蔡修撰季實曰」，他就有一個評語，修撰就是古時候修補典籍的一個官員，姓蔡名叫季實。蔡修撰季實曰，「古稱蓋棺論定，觀於此事，知蓋棺猶難論定矣。」他說以前蓋棺論定就知道一個人他一生好不好，棺材蓋下去就定了。他說現在看到這個公案，好像蓋棺還是無法論定，當鬼了還會變心的。所以觀於此事，知蓋棺猶難論定，蓋棺還是很難論定的。「是本貞魂，乃以一念之差，幾失故步。」這個女的幽魂，她是很貞潔的，守貞的，但是被這個書生挑逗，她一念之差，差一點她就失去貞潔，幾失故步。「晦庵先生詩曰」，晦庵就是朱熹，「世上無如人慾險，幾人到此誤平生。」所以這個人欲是很危險的，也是給我們一個警惕，人在這種愛欲之中很難不出差錯的，所以要謹慎去防犯，意思就是這樣。還有五分鐘，下面我們看這個公案：

【二十二。明某翰林侍姬。不幸夭逝。因平生巧於讒構。使一門骨肉如水火。冥司見譴罰為瘖鬼。已沉淪二百餘年。乞人為書《金剛經》十部。藉之懺悔。脫離鬼趣。然前生罪重。尚須三世作啞婦。方能語耳。】

這個公案是明朝，前明有個『翰林』，是個文士，他一個侍姬，『侍姬』就是他的妾，妾的通稱。古時候的人，當官的或富貴人家有妻有妾，所謂三妻四妾，以前那個時代有納妾的禮。這是講明朝那個時代，有個翰林侍姬，『不幸夭逝』，「夭逝」就是很早就死了，也就是很年輕就死了。『因平生巧於讒構』，「讒構」就是說人家的壞話，中傷他人。『使一門骨肉如水火』，弄得人家一個家庭親生骨肉好像仇人一樣。這是屬於佛經講的，犯了兩舌的惡業

，犯了兩舌，所以才會弄得人家一門骨肉如水火。『冥司見譴罰為瘖鬼』，死了之後到陰間去作鬼，還不能講話。「已沉淪二百餘年，君能為書《金剛經》十部，得仗佛力，超拔苦海」。做一個瘖鬼，就是不會講話的，已經沉淪在鬼道，而且這個鬼還不會講話的鬼，啞巴鬼。已經沉淪兩百多年，拜託這個君（應該從前面講）王孝廉能給她寫《金剛經》十部。這個明天再講，明天早上再來講故事，明天還要講故事，今天先保留一下，讓大家可以思考一下。這個故事也很重要，所以我們明天再講詳細一點，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先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夜夢吉祥，阿彌陀佛！